

青 紡 旬 刊

第 一 卷 第 九 期

我們對於保廠運動應有的認識和態度

范澄川

本刊緊要徵文啓事

關於能率 (Efficiency) 之概論

楊樹林

一句要聞

王承光

濟南歸客談之三

記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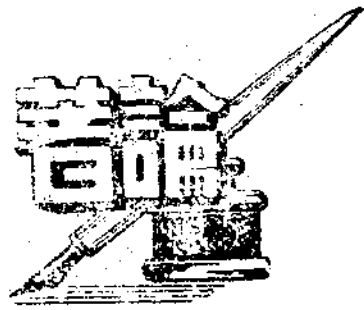
給工友的一封信

小工人

簡訊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五月九日出版





我們對於「保廠運動」應有的認識和態度

范澄川

隨着九十月間濟南錦州瀋陽的陷落，及同時期內「八一九」限價的失御，青島人精神上物質上所激起的緊張和恐慌，不亞於任何地區，本分公司員工同人的震動亦遠甚於今春和去年。我從青島的特殊環境及戰爭的發展形勢，對當地軍事上的安危，曾作過多方面樂觀的推測，勸同人守住崗位，少安無躁。十月公司月會上更曾以負責者資格剴切提出吾人企業家技術家應變時應有的態度。其後分巡各廠，集員工首腦於一堂亦曾作同樣詳懇的啓示。其中工方同人人力表同感，並進一步提出了「護廠」「保廠」的口號，請公司主持，進一步考究具體的作法。當時以戰爭南移，青市危機未表面化，許多細節又必得先請總公司核示，故除急派王副理赴滬接洽及原則上贊同員工遣散眷屬並與協助外，所謂保廠具體工作並未予着手。

但其後市上安危情形難免如故無甚變化，員工之間則或以物價激盪，生活不安，或以故鄉遼遠，照顧為難，或則對時局解，各有不同，遂至懈於工作者有之，疏於職守者有之，請假者有之，辭職者有之，搶餉者有之，私取紗布者有之，以及時來公司作各種各樣的請求的更層出不窮。在原棉不繼各廠半停，百物飛漲，而紗布獨不許出口的當兒，公司的損失和焦頭爛額的實況亦非筆墨所能罄，員工同人更這樣自相驚惶騷擾，可能青市不亂而本公司先亂。戰禍未臨而蕭牆肘腋之間，先呈瓦解土崩之象，真是至可嘆息憂慮的事！

本來說起來，同人這種情形也是十分值得諒解與同情的。八年抗戰，飽經亂離：「慘勝」以還，依然故我；濟煙失陷，青市危立，市內難民聚集，謠言繁興，尤以食糧來源不沛，月入不足以上養下畜，緊急時無法撤退之外，還怕亂民潰兵搶劫和共軍鬥爭清算——等等，實在無一不是事實，無一不是真情，所以未雨綢繆，各作打算，自非一般神經過敏，毫無判斷力或毫無責任心的人士可與比擬。

不過雖然如此，話還得說回來。首先要說的是：分公司承總公司之命，守土有責，總公司沒令撤退以前，分公司不能擅作異動。不到十分危急時候也不能說「將在外一可以自由從權。當然一切不斷發生的情形會不斷陳報上去，危急時也會事先飛電請援。總公司有過去東北分公司撤退的經驗，對青津分公司也不會讓其自生自滅。這是情理上想得通，事理上也得這樣信賴上峯的。

次則就我們自己說，我們過去公司國營時是公務員，自改組後也是從業員，公務員與從業員都有其一定的人事服務條例，不能漠視，特別是公司是團體，我們大家現都是團體當中的一成員，團體在而後我們這成員資格在，團體發展而後我們個人也能發展，我們如果六信不立，眾志不固，一有緩急，大家皆成鳥獸散，那時該苦心孤詣一百周年成之「足」的團體用一決不可收拾，百端期其安全的個人，其實也將等於孤舟一葉，在荒

海中不能有何保障。所以今日之事，保團體才可以保個人，守崗位才可以固團體，我們這團體的具體內容如果是一廠一，那末守住廠內崗位，兢兢業業於自己的工作，才是唯一公私並顧的正確途徑。

以上二點是我就分公司與總公司的關係，及我們個人與分公司的關係上立言，而暗示我們在眼前局面之下所應取的態度的，這在我們的個人利害上說也十分正確。由這而引出的結論自然是和現在工會工友所提的「保廠」口號不謀而同。所以這口號我是十分同感的。憑我的觀感，至少下幾點還值得闡明，而且大家應該牢記！

第一點，我們現在守的是什麼廠，是民族八年抗戰的「血」廠！也就是我們全民族八年抗戰「慘勝」之後所贖下碩果僅存的一血一產！這不是民營廠；這不是那一個人的財富。再說我們也已經守了三年了，三年之中從成績上說就不算怎麼好，憑我們技術家的良心和自尊心，還時時坐臥不安，認為對民族社會有負疚處。那末難道今日一有風吹草動，我們就應該忽然置之，讓它再淪為焦土麼？這豈不是負疚之餘還要再加上一百個一千個負疚？豈不是作為一個企業家、從業員，不夠資格，作為一個國民也自損失其尊嚴，以我們二萬多員工說，這真是萬萬要不得的事，而必須澈底守下去才對的。這是一點。

第二點，我們十二個廠是我們員工從業員「自己」二萬多人和眷屬六七萬人每日賴以生存生活的「基地」，唯一的「生命線」，一旦拋離，讓它遭受任何危險，這幾萬人全部或一部就必會拋在生命線外，一死亡線一上還要得麼？也絕對的要不得！一般八利己心太重，利羣心太少，我們不可學樣！一般人組織力太弱，鬥爭力太薄，我們也不可學樣！我們必得以保廠的一權利者一自居，又必得以保護同仁從而保護自己的一義務者一自居！這樣廠和我們，我們和廠，彼此打成一片，寓保廠於保自己之中，寓保自己於保廠之中，不讓二者絲毫分家，而後二者才概可策其安全，不則必將或很容易歸於盡，這是一點。

其次，以山東或青島而論，無論我們是那省人在這兒三年之久，總算是第二故鄉，和我們發生了許多關係和情感。這地方平時七十萬正常市民當中，如大家所周知差不多有半數係依靠我們十二個廠的生產和產品的運銷，直接間接以營生的；所以有人說：「沒有青島就沒有青島」。這話雖不定是未來永遠的真理，至少在眼前還是不算形容過火的。那末假使這些廠不得保全，試想那後果是個什麼樣子！誰能相信以眼前國家財政的破產和地方財力的缺如，他年能容易修復復興？又誰不記得當年爆破之後，短期間得從容修復是由於日本全力？那末我們今日如不保廠，他年對此地工業、商業、植棉業、交通業，甚至於農業、採礦業、金融業、其他百業，造罪是如何深刻；反之造福又當是如何偉大而崇高！我們不當如此麼？一個「像樣」的人，其生涯不應有這麼一點遺憾。這是一點。

根據這三點和前面所述的二點，所以我嚴肅的接受了工會代表的提議，堅決地主張我們大家應以一保廠第一「為原則」。並進一步提出：還得以一保到最後一瞬間！「為態度」。我們必得取得總公司的同意與支持，保廠到最後一瞬間。又必從取得地方軍政當局及市民的諒解與援助，保廠保到最後一瞬間。還必得憑自己內部

決心、以計劃、以組織，務期自力而達於成功地、保廠保到最後一瞬間！保到最後一瞬間才算我們盡了最高最大的能事。才不是沽名釣譽的，口是心非的，貪生怕死的。

至於所謂「保到最後一瞬間」的含義如何，則就我個人眼前所能想像得到的，以為應有下列三點：一、必使戰事發展到近郊時，盡量使廠不受亂民燒劫；二、盡量使不受炮火洗禮；三、必使廠內員工盡量如兄弟姊妹，不生任何齟齬誤解。

以上是我就工會代表提出保廠運動，一時感想所及的一些意思，謹以致於二萬同仁之前，請大家進而教之！

* 本刊緊要徵文啓事 *

最近時局的發展，無可諱言地已震蕩全國；位居華北的青島，雖早已與烽火相接近，惟在當前特殊嚴重局勢下，作為一個企業的從業員的我們，究應採取何種態度，以應付這艱危局面，實是一個值得認真考慮的問題。本刊現擬以徵文方式，廣泛地徵詢大家的意見，希望我們二萬員工，大家都把一己的意見，熱烈地提供出來。時代是共同的，國家是共同的，工廠也是我們大家的。本刊到現在止，還沒有提出過具體的意見，一以問題太大，不便貿作主張，二也想留這園地供大家來採掘，以符「集體」「自由」之旨。現在時候到了，特制定徵文辦法數則如左，願大家踴躍執筆！

- 一、文題：「當前局勢下本分公司從業人員應有之態度」
- 二、文體：限用語體文
- 三、字數：由二千字至四千字
- 四、收稿日期：自即日起至本月底止
- 五、取錄名額：三名
- 六、給獎：第一名金元八十元，第二名金元五十元，第三名金元三十元。
- 七、取錄作品在本刊一次發表
- 八、收稿地點：本刊編委會

關於能率 (Efficiency) 之概論

楊 樾 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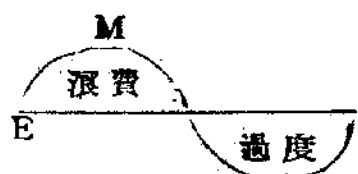
(一) 能率之定義

所謂能率乃指目的與手段在平衡之狀態也。例如用一噸之車裝運一噸之貨物，或裝運一噸之貨物使用一噸之車是。此時運一噸之貨物為目的，噸之車為手段。如以目的為M，手段為N，則M=N時其狀態即為能率。非能率之狀態即目的與手段不平衡時，稱為能率不良或非能率。其狀態有二：即：

$E \wedge M$ ，即對欲達之目的而用較大之手段，是為浪費；如運1/2噸物(目的)而用一噸之車是。

$E \vee M$ ，即對欲達之目的使用較小之手段，是為過度或不合理；如運一噸物(目的)而用1/2噸之車是。

世事多為目的與手段不平衡者，即為能率狀態者少，非能率狀態者多，換言之即世事多為浪費或不合理也。以圖示之如次。



圖中水平綫表示目的，曲線表示手段，則浪費與不合理之關係如曲線所示。

同一事件，由於立場不同，可或為浪費，或為過度。如過食則自營養方面言為食物之浪費，自胃腸之能力言則為過度是。

世事多非能率，有浪費與過度並存，或相繼發生者，此稱為不平，即

能率 $E \wedge M$ ，非能率 $E \vee M$ 浪費 不平

世事常有多少之不平固所難免，如不平過甚，則自然發生排除運動，此乃自然需要平均也。如平等運動，反產運動，革命戰爭等皆可視為係社會的，國家的，國際的對於至不平之一種訂正運動是。

惟不平乃由目的與手段之不平衡而生，其由於天然現象之變化者不得謂之不平，例如春夏秋冬四季之變化是乃自然之變遷，非不平也。能率研究可稱為對此浪費，不合理，不平三者加以討伐而發見正道之工作。

能率在機械上稱為效率。效率者乃供給於機械之能力與其機械所作之工作或其機械所發出之能力之比。今日所謂能率不單限用於機械，即對於人、物、財、力、智識、團體、組織等之活動亦應用之，如事業能率，勞動能率是。

(二) 錯誤的能率概念

一、言及能率則多聯想及努力奮鬥，以為努力奮鬥為達成能率所必要。然能率者為對於目的而決定手段之目標，或對於手段而決定目的之目標之謂。在此目標成立，為達成之，乃必要努力奮鬥者。即在目標決定後，努力奮鬥始可發揮其真價。無目標之努力奮鬥不唯無價值，反有陷於浪費與無理之危險。

二、有認為增進能率即在多作工作。以為縱犧牲品質但能增多產量即為能率者，因之有僅注意於產量而不注重品質者。實則能率不僅限於分量，即在品質亦須對目的及手段之間講求平衡。

三、有認為「時者為一時」時，一時的發揮成績之謂，實與特殊情形如戰爭、火災等非常時外，在平常生活，須不為浪費，不過度而保養餘力為要。如偶在一時發揮其大才，忽而低減，如此之不平生活，則非為「時」也。

(三) 極力與適量

能率為目的與手段之平衡狀態，以到達其狀態為必要，無愈益增進之性質，僅須具備到達目的與手段平衡之必要條件即可。即規定目標而到達遵守之即為能率。如火車運行須依機車之牽引力，牽引車箱數，傾斜，彎曲，鐵軌重量等對於速度有左右力之條件加以計算而決定最高之目標，準時進行，不快不遲，始為能率的。至「極力」則無目標，勢必招致浪費與過度。「適量」主義則為對於欲達成之目的，研究最平衡之手段，以為目標，而達成之者也。

(四) 適合與活用

目的與手段非同時具有者，常為先有其一而後提供其二，如：

(1) 先有目的（例如運搬一噸貨）而須提供最適合之手段（如使用一噸車），如此採用適合於目的之手段稱為「適合」，其手段稱為保有「合目的性」。

(2) 先有手段（例如一噸車）而求給與活用其性能至100%之工作（如運一噸貨），即對其手段與以有效之活用是也。

惟適合與活用，在目的與手段之間，自有多少之餘裕存在。如以碗盛水，常以八分為度而非盛滿，乃為通則。在多種情形常留有多少之餘裕，乃為真正之

適合與活用。如一噸之車非謂略超過一噸其車軸即將折斷也。此就天然現象亦可了知，如人生有肺臟或腎臟之一即可生活，乃具有半數之餘裕也。又如心臟在必要時可發出五倍以上之力，人體之血液縱失其一二亦不至死，又增至五倍乃至一倍亦不致喪生，此其上下有相當之餘裕可以知矣。

(五) 表示能率之數字

能率為目的與手段平衡之狀態，故兩者以同一單位之數字表示時，其百分比即表示能率。如定員100人之車乘100人時，其能率為 $100/100 \times 100 = 100$ 即100%。乘80人時為 $80/100 \times 100 = 80$ 即80%。乘120人時為 $120/100 \times 100 = 120$ ，即有20%之過度存在，能率以100%為最高，過多過少均非能率。

表示能率之數字不外為以標準的不變物測定可變物之結果，即二數中之一數為不變者，其他則為變數是也。例如標準以100燃料發生70蒸汽，而實際僅發生65時，則其能率為 $65/70 \times 100 = 78.57\%$ 是。

能率有絕對與相對二種。

實際上雙方均為有變化性質之數字，其比亦稱為能率者不少。如燃燒煤爐發生蒸汽時，其煤之熱量與鍋爐吸收之熱量之比，通常亦稱為鍋爐之能率。然此際所比較之二數字均有變化性，無作為尺度之性質，故非本來之能率之意義。此稱為「相對能率」以區別之。原來之能率稱為絕對能率。

(六) 技術與管理

技術者指製作物品時之必要設計製作及保存之方法，例如對於紡紗所用棉花品質，機械隔距，速度，

各部牽伸，格林，機械保全及其他各項必要條件是。關於技術無論由於經驗或由於學術的研究，均為製造上所不可缺者。

與此製造技術有別者如關於原料之購入，保管方法，人員支配，獎勵方法等亦屬必要。此為對於一切事務之進行加以統率，務期能迅速而經濟的進行，此稱之管理。

普通技術常較管理發達為早，此因在文化發達之初期，最初僅以如何製造為第一，次乃研究低廉及迅速生產之方法故也。關於對於技術有經驗或學識者稱為技師或技師員，關於管理之專門家稱為經理或管理員。技術隨製造之種類而異，故為讓造技師者不能為機械技師，為建築技師者不能為製粉技師。反之管理則對於各業為共通，故為釀造工場之經理，如有關於管理之經驗與學識，即改任機械工場之經理亦非不能也。故管理如經，技術如緯，必兩者交互配合始能成布。然實際技術發達較早，管理發達較遲，迄今實業教育尚未脫離技術教育之域，其關於管理之教育自屬缺然。

(七) 管理方法之發達

管理方法之發達可分為二階段，即(1)無組織管理法，(2)組織的管理法，(3)科學的管理法。是。(1)為在無組織無秩序中工作，嚴密言之不能稱為管理法，亦可稱為無管理時代。(2)雖有組織，但僅限於常識的保持秩序與整理之程度。(3)由科學的調查研究，制定工作之各項標準，而作成實現此標準之統制方法，且為循序推進之故，尚須有全份精神貫注之管理法也。

世間所行者多屬於第二階段。再就各器具體例觀之，尚有一部分未脫第一期之混沌階段，亦有少數達到科學的階段者。吾人之希望則為由第二階段進而至於第三階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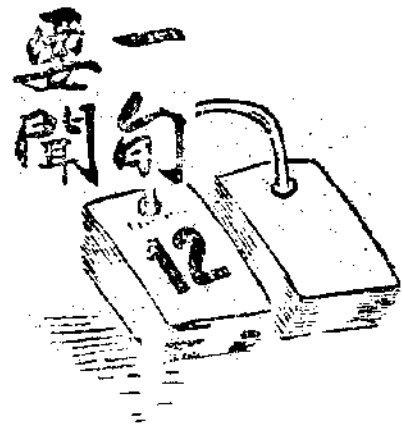
(八) 科學的管理法

科學的管理法者為能率的工作方法也。初唱之者為美國之泰勒(Taylor)氏。時值廿世紀之初，美國苦於生產不足，對於增加生產之方法苦心講求。而勞動者則認為限制每日生產，對彼等為有利，泰勒氏則認為對於勞資協調，雙方幸福，舍增加生產外別無他策，故以全力決定一日之公平產量。此項決定，不外即係對於所與之手段，決定最平衡之目的而活至100%而已。即在工場供給有機器、工具、原料，工人等種種之手段，須決定用此手段應達到若何之目的方可。即不外以能率的處置工作之方法也。

泰勒氏稱此公平之一日工作量為 100% ，譯稱課程，而不常用能率之語。 100% 者，關於工作之量與質皆須兼顧之意，須就其有影響之諸條件設置標準而決定之。標準者關於量與質設置樣品之謂。例如公尺之長度須與原器所出之樣品一致，此樣品即標準也。品質之標準多可以數字表示之。惟理論上之標準多屬概念的，不能實現，故設置公認之差度稱為公差。惟能率雖為標準的狀態，但非理論的標準，而必須為實際可以到達者。

故科學的管理法者，乃對於工作之方法作成標準，而研究維持該標準，達成預定之實績，所需必要之處置之學術也。

(待續)



(一) 安定與工作

王承光

這一响員工心理的不安現象，雖然是由客觀情勢發展所引起；但我們需要在主觀方面找到說明，才能把握這一現象的本質。實言之：我們必需從過去員工組織鬆懈這一事實去說明，

才能得到具體的解答。過去員工同仁沒有共 信仰，因而也不能有堅強組織。甚至在某些觀點上，職員與工友間，乃至職員與職員工友與工友間，都不完全一致。大家只有個人行動，沒有集體意志；只有利己主義傾向，沒有事業責任感。一旦遇着客觀情勢的變化，便開始徬徨了，動搖了，首先表現於工作方面的是消極，懈怠；從而使生產效率急激的減低。其次是向公司作各種只替個人利益打算的要求，自己崗位上的責任與義務毫不放在心頭。以便在必要時離開工作崗位。再次則為散佈各種不正確的情報，動搖人心。這樣的人自然只是少數；但也就夠使大家「相驚伯有」，「窮神疑鬼」，整天價在不安氛圍中生活了！

公司認為這一現象的存在甚至發展下去，足以影響整個生產工作的進行，是十分危險的事，必需趕快採取步驟加以克服，同時並要進一步為生產改進工作樹立良好基礎。這意義是積極的，就目前言，也是很好的時機。所以公司認為員工同仁必需有一個共同的目的，俾資信守，才能不致臨於客觀的突變而茫無所之，才能整齊陣容，開始組織。

我們是工業從業人員，我們必需正視現實，立定原則。為大多數人們服務。只要人民大眾的生活改善，我們自然會獲得應有的存在和報酬。——這是我們的基本信念。這樣我們

便必需揚棄一切自利自私的觀念，切實地忠實自己的工作。無論客觀情勢如何發展，我們用不着恐懼、慌亂。我們是在替人民大眾服務，我們有權利而求生存。我們永遠不會被時代拋棄的，時代的輪子必然是向樂觀方向走的。我們把握了這點，才知道逃避不是辦法，努力必獲善報。

公司對於員工同仁的組織是以上述信念為其基礎的。所以必需是自覺的自發的，不能以公司命令行之。換句話，我們必需由下而上團結一切大無畏的份子為共同信念而努力，從組織中求安定，從安定中求進步。於此我們不得不對一切自私自利份子給以淘汰。公司已於上週通函各單位：凡不願繼續服務的員工同仁，公司可以考慮解職或解僱，並不勉強留用；但一經決定留者不走，就應死守崗位，忠實職務，不能再有猶豫徘徊的餘地，以致防害整個生產工作的進行。函令限一個禮拜答覆，時間並不算短希望同仁們對於去留問題，能作充份而有理智的考慮。

至於具體組織工作，也正在加緊進行中。鑒於各廠工會第六次聯誼會已正式提到這一問題，要求公司用「護廠工作」加強領導。公司正決定即日召開各廠員工護廠籌備會議，將來由各廠分別組織。這組織，一方面固然是應變；另一方面則是要促進各廠的改進工作，意義是十分積極的，現在第八廠及機械廠護廠團業已擬訂簡章呈送公司，其餘各廠護廠團組織簡則也在擬訂中。公司自然有一個統籌辦法，使其步調一致。本刊下期當再有詳細報導，這兒先述其端。

(二) 公司集會研究工指編製問題

限價開放以後，關於青島各廠工人生活指數問題，經本月九日各廠臨時聯席會議決定採用青島指數，由公司自己編制。本月二十日因而集會討論這一問題。由公司福利會、統

許室、稽核室、會計課、總務課五個單位主持，並由工會派代表四人參加。討論集中在指數採用問題，結果，仍認為採用上海指數不加變動為妥。至青島方面是否員工會同每月編製指數，以便與上海指數相比較。而求其止確差額，以期此後總公司對青島的加成津貼亦趨正確而合理，則因員工會同編製事甚為煩瑣，技術上不易解決，留待將來公司與工會聯誼會上洽商後再行決定云。在這次開會時，工友代表還要來公司對九、十兩月工友因工資凍結所受到的損失給以貼補。他們認為工資凍結期間物價加速上漲，工友的損失，成至威脅每個人最低的生活，故提出這貼補問題來。公司對於這一提出，在原則上自然十分同情，但公司並無決定權，需要通過總公司才能解決。就總公司言，因為要顧慮到滬津各地及其他各民營廠也不無困難。而且在限價期間公司所受的損失也是很大，職員們當時的損失也不弱於工友，所以這要求是否通得過，還是問題。

(三) 第一針織廠第二工場發還民營

第一針織廠第二工場(原和順公記染廠)發還民營問題，公司和原經營人經過很長時間的商談，總算得到初步解決。但因工友堅持保留與本公司的僱傭關係，沒有成立協議，所以沒有移交。公司對於這一百多個工友在移交以後的工作問題，自然是十分憐憫的。所以也堅持必需原經營人和工友成立協議發生僱傭關係後，才能正式移交。最近這些問題都解決了，原經營人承認公司將工場和工人一併移交，繼續維持開工。至本公司本年對工友應得年獎亦允予保留，故一切都不再有問題，在本月十二日就會同有關機關正式辦理了交接手續。一切都順利，剩下的只是我們對於曾經共同工作的工友們的離開我們，寄與無窮的懷念而已！

(四) 燃料供應情形

由於國內戰事日益全面化，各產煤區多數受到直接影響

，生產困難，所以燃料供應情形日艱一日。公司為這事傷透腦筋，結果所得還是很微。是一晌正在函電交馳並派員赴津滬兩地分途向有關方面接洽中，其結果關於開辦煤運是和開辦煤運局洽妥了，每月用紗布交換三千噸，第一個月份的已運到二千多噸，第二第三兩個月份的也已經洽妥，待船裝運。此外台煤供應，據本市物資調節委員會函知，已經和該省立約，每月交換八千噸，除三千噸以齊魯公司生油交換外，其餘五千噸由本公司以紗布交換，但須以一半分給電廠，所以只有一千五百噸，現亦正洽商交換條件中。又總公司前電知天津方面將有烟煤兩噸噸噸有供應電廠和各公私工廠之用，其中五千噸已由河北省政府向華北燃料分配委員會洽准和總公司易布；其餘一萬五千噸，希望本分公司洽青市政府府將來獲得配額云云。是否靠得住，只有待下同分解。

總之，目前燃料供應問題已到了嚴重階段，以後自然是日加困難。聽說烟煤調節處新訂了辦法，規定北煤北用，而南煤不再北運。這樣一來，我們原來打算由湘鄂贛和台灣各省採購煤斤的希望將完全幻滅。而北煤供應，在軍事日益向國內發展的情勢下，恐怕也不能經常的辦到了。

青紡旬刊 第一卷 第九期

中華民國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編輯者：中國紡織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分公司

青紡旬刊編輯委員會

地址：館陶路二號

電話：八二八六

發行者：中國紡織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青島分公司

印刷者：青島文行

地址：威海路九十六號

電話：六〇八〇一



濟南歸客談之三

記者

沒有被扣「受訓」，也沒有願留受職，失陷後一個多月才離開濟南城的，在我們一濟南辦事處一說，恐怕我不算第一，也算第二。您也許會問什麼理由；理由很簡單，就是我跟您，明天還在您的身邊。

我沒有深想過這個希望能否實現，也沒有考慮過人們會不會罵我一守財奴。我只覺得作爲一個「書記工一的我，有權利作這要求。行李在關人逃難時也許視爲累贅——雖然有人把洋狗也運上飛機——丟掉沒啥關係。但在我，兩年中紡服務成績就只這點；教我輕易和它分家，後果我實難於想像。比方它裏面有一件皮大衣——兩年來在濟南過冬它都作了我晝夜親密的看護者，現如拋却不要，請問我到青島後怎麼辦？留在一這兒——還好說，這兒衣食住都有人管。無論被子棉也吧，土布也吧，公務員總都有棉衣一身，棉大衣一件。赤條裸地回到青島吧，儘管發下二個月津貼作補償，這年頭的物價，我能補什麼價什麼呢？我不能挪我一百二十斤肉去喂西北風，也不能作爲一個難民去求人救濟。這年頭的戰爭把人們的同情心打成了麻木而殘酷了，腰包也都打空了。豪門當然例外，誰又肯救誰呢？您想必記得顏子閔子很窮而子夏了，真很闊的事。但打開「四書」翻到底，沒有看到後知個一賢人一幫過前兩個一同門——一個銅子兒

的佳話。私有制度之下的人對人，實實在在就是豺狼對豺狼，您要不了解這個——不能日夜學豺狼吼，您生着不待說沒有皮大衣，死了還會沒有一壽衣——我不是故意挖苦這社會，我只是不願裝幌子地說實在話，願您也多了解我一些！並且憑我的經驗說，我這有一種實感：我認爲在這社會裏人並沒有什麼人格，相反地財產倒有一種財格。我們現在不是人支配財，反之乃是財支配人。正和不是工人支配機器而是機器支配工人的情形相同。道德先生們聽到這話也許有些難堪；但那不是由於他們道德知識的低能，就是由於他們道德良心的麻木。事實上只有財格才能給人的人格；只有財格才獨立，沒有財格作背景的人格甚至於根本就不存在；這些，我以爲才是這社會的真相，真誠，您說怎麼樣？

唯其這樣，所以我說：我有「權利」要求帶出我的行李——帶出之後，無論呆在那兒我都可暫時安定鞏固我的人格。因此，所以在十月二日張袁二同事決定不帶行李單人獨馬循北路逃天津時，我心裏就期期不以爲然；雖然在先一天交涉馬車時我也在場，并還一同付出過五十元的定金。

這時候我還想起了一樁事，就是濟南四行一局一庫的人，一個也還沒有走，他們都正奉一命一辦移交中，難道他們移交辦好後，「八路」把他們的行李都扣下不還麼？這在事理上想不通，和他們的「城市政策」太不合。他們的一馬路宣傳一還說過：「新民主

主義政綱下私人財產——除豪門資本外是受保護的；中國現階段經濟落後情形下，私工商業經濟發展是「政府」所提倡的。那末他們能立刻自食其言，并且擲我們非豪門的小百姓開玩笑麼？果然這樣的話，我就犧牲那皮大衣，也要看看他們的究竟！

這樣，於是我就決定先犧牲那五十元的定金，第二天送他們二位上車後，一個人很慷慨地回到宿舍了。回宿舍不到兩小時，那接收了我們辦事處的黃班長忽然來臨，要我去正式打移交，這真沒想到！憑我怎樣說「我不是會計組長，只是一個書記」，以前在業務組，最近才調來會計組，組內會計情形一點兒也不熟悉」，他還是不聽——也沒有想到！

那末沒有辦法了；真是一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同時他還要我搬到處內去住，說那兒有伙食供給，於我有益；說住在塊塊每天可多做些事，於事有利。我怎樣推脫都沒成功，結果像成了俘虜一樣，乖乖地只好捲鋪蓋，又去作處員，且去作唯的最高老處員，和黃班長同睡一間屋子，說起來也不為不威風。

翌日——十月四日開始工作。把會計組內傳票及其他一切賬簿裝入三大箱，開始造冊。

造冊時關於所存倉內棉花，處內粉米燃煤汽車等，因早已由「糾察隊」登記，這時候正由一軍事管制委員會生產部一點驗，生財器具亦概按實點交，原沒問題；不過黃班長必欲將各項原來數目，運銷數目，及現存數目分別詳列。這一來步步追溯，勢必非從辦事處成立之日起彙記不可。不但非我一人之力所能為，寫這麼一部「辦事處史」在他們也沒必要。我於是

就斷然拒絕，僅答應以現存帳面存數為限。同時現存帳面當中的棉花一項，八月底的數目雖已登記可查，九月一日至九月十五日（戰事爆發之日）的則因業務組還沒彙報，當請將從前跑飛機場的宋君找來詢究。幸這二點最後皆得到採納，工作範圍能縮小到最小限度，首得安慰。宋君濟南本地人，找來後雖也記不清那半個月內空運了多少數目，但由他幫助，卒在業務組辦公桌內找出了當時空運數的草冊，憑這草冊也就完成了這最麻煩的棉花賬項。

這工作全部花費了十八個日子——從十月四日到十月二十二日。一因資料紛繁，二因人手太單，三則我心情不屬，雖黃班長答應了冊造好後給我通行證。在這十八天當中，有時只工作一四小時，黃班長并不催逼。初去兩日中有徒手兵監守，不許自由出門，經我抗議後也就許予寬放。并說「上面本來交帶要「寬大」，只因逃走的很多，工作又不能不做好，所以沒有法子取「監守制」。既然不耐，以後就請自由，并決不跟蹤，一定要逃也只好聽你自便」。我當答以「好來好去」——以後於是每日工作完後就外出，外出除逛街散心外，就是找東西吃。

談到吃，在處內並不能說怎樣壞，每日和黃班長等八人一桌，早晚吃麵做的饅頭，中餐吃小米飯，每頓又都有一大碗小菜，饅頭等也够豐足。據他們告訴我：上面規定每人每日是二斤四兩食糧，內一分之一為粗糧——小米，三分之二為細糧——麵，菜錢也規定為北海票二六〇元，所以八人一桌，每頓能合菜錢六四〇元，一大碗小菜是可以辦得到的。同時又說：初

進城時菜錢是五二〇元，半月後因物價日落才減成二四〇元，最近又減成這二四〇元。

不過誰能如此，每餐這一大碗白菜實在日子久了吃不消。必得格外找些油水。憑我這時的腰包，當然大油水是沒辦法兒找的，何況我還得留下手位做路費？所以每天出來找吃的，也就是吃些水餃，或燒餅餛飩之類，每類也都得花上三千多元。他們呢，大概是慣了，并不在乎，也沒聽說過餓字。身體精神都不錯。

但這些且不談，總之一到二十二日工作完了，我就要求通行證，並要求搬回原居，後者立刻被許可了，前者則囑持函去一生產部一找田課長接頭。田課長和黃班長一樣也是下江人，見面把情形詳問後堅留不要走。并說走的話——「離開一解放區」的話將被拉夫當兵或被劫搶一光——行李還是保不住。當我表示不問一切必須走時，他很親切地問走後是否還找工作做及走到那兒去。常答以回老家去，到了老家之後，種地或做買賣，不再出山。但他還是不許，并囑考慮。第二日又去時還是說「再考慮，再考慮！」於是鬧了一四趟，最後才囑我去面會部內人事課劉課長，請他辦通行手續及領路費手續。劉問我到何省何縣，路程若干日，路費若干，并囑填一調查表。

通知來了；說「市政府」通行證已經發下來，可去領，并囑去晚餐藉以「送別」。當時狂喜，下午二時見到劉，劉又領去見田，田領到會議室，室內除我外還有五六位，都是已得許可離濟的。田對我們作了兩小時以上的談話。強調他們一切政策、主義，及批評國軍如何如何。最後并堅求我們對他們提供意見。且說無論任何意見皆所歡迎，決不生何誤解。但我們

不約而同地都默不作聲，或謙答毫無意見。於是就吃「歡送飯」。田陪，一碗肉，一碗肉炒豆付，一碗小菜，一碗湯，白麵饅頭。全沒筷子，全用羹匙。飯後囑至劉處取通行證并領路費。我的旅程原來他們呈請的是由魯到湘，時間兩個月，每日旅費一、二〇〇元，北海票，合七八、〇〇〇元，但市府核定為十二日，說十二日間可離開「解放區」，離區以後應自行負責，所以發下的旅費就只一五、六〇〇元。即這一五六〇元是用作十二日間的伙食費；其他搭車乘船或還行李都是自己的事。

我把自已掙節所積的加上一算，還有二十多萬北海票，外又存有五〇元金元，相信到青島去不會不夠，先安了心。於是憑通行證就去「交通部」油坊汽車公司一買汽車票東指「縣」。翌日十一月一日就成行。這公司即從前山東省政府公路局所改稱，由濟到濰四六〇里，每里百元，合車費四六、〇〇〇元，行李二件，票價一〇、四〇〇元。午後五時後開車，二日早晨到益都。但到益都後停下來，說怕國軍轟炸，照例白天不開車。於是在那做而無坐位的汽油車內受了一晚又冷又多灰又顛簸之苦的全車男女旅客二十餘人就一齊下車，找伙鋪洗臉吃飯睡覺。他們人都是濟南間的單幫客，行李很簡單；他們似乎對於「新生活」都已很習慣，和益都街上來往頻繁的市民差不多，臉上都頭都沒什麼異樣表情。我在這兒可能引起注意的事只有一件，就是站旁不遠的區公所門口那塊「黑板報」。那報高約四五尺，寬約八九尺，由牆壁漆黑一面所製成，上面除寫有各種戰事消息外，還有一「解放歌」等，相當醒目。

濟南登車時大檢查。脫衣，脫帽，并滿身摸索。女客由女檢查員領入室內。概不問通行證的有無。當然沒有通行證的根本就不能買票。到周村時已半夜，也來了一遍。其他各站則看看通行證即算，益都亦如此。奇怪的是二日晚開出，二日上午到濰縣終點時，濰縣竟不檢查。僅由我們進伙鋪後派茶房送通行證到公安局派出所一閱即得。這至今還沒法兒理解。濰縣有電燈，周村張店過身時也有電燈。濟南在攻防戰中因水電工人自動護廠，戰後二日即放水，六日即放電，入夜大放光明。

物價越往東來越貴，在濟南牛肉一五〇〇元一斤，豬肉一八〇〇元一斤，香油二〇〇〇元一斤，大米一〇〇〇斤，小米四〇〇元一斤，塊煤二五〇元一斤，頭等麵四五〇元一袋。以金元券一元換四〇〇元北票（這是臨走時的換率，以前初進城時換二〇〇元），往後漸低為一五〇〇元，七〇〇元，四〇〇元。計，一般地雖比青島為廉，但從濰縣起就貴起來了。我們在南關下車進伙鋪，土坑蘆蓆自備被蓋，一夜歇費就是二〇〇元。其他稱是。

由濰縣到青島近處的南村，濰坊公司還有一段汽車路。這起點車站在東關。我早飯後尋去一間時，說當日晚間就四車開出，兩部到平度，兩部到南村。到南村二六〇里路，車價也是百元一里。車型也是做的，開車時間也是晚上，乘客也是三十多人。

我自然很快活，以為指顧間一夜工夫就可回到另一世界去。但不料夜裏九點鐘車到一二〇里地的瓦廟口那裏一個不見經典的小地方時竟出了鬼！這地方真是小得可憐，總共不過二三家伙鋪，二二十戶店

家。地原屬於平度縣，距縣七〇里，但如今則縣被分成四個：「平東縣」，「平西縣」，「平南縣」，「平北縣」，它則屬於平西縣，它簡直一字不假地是鬼門關，當四五個青年手提兩盞小玻璃燈，一人攔手槍，一人持長槍，在那滿天漆黑，人人昏睡的時候，忽然在車傍一聲「停車」！車也就啞然而止，你不驚心也得動魄吧？果然他們就照濟南周村那樣開始檢查，我們一十多人當中，十一人之多竟被扣留！我當然也是其中的一個。總括的理由是說要重查身份；對個人則說箱內的移交冊和個人的或團體的相片二十張很滋疑竇。一切說明無用。一切辯解無用。比我們先到的車已扣下了八位，都是濟南的男女教員，逃到濰縣後受了一個多月訓才放出且已取得通行證的，他們還如此，我們怎麼說？和我一同的十位也是在濰縣受訓完畢的，他們還如此，我又怎麼說？

於是我們十九人同睡一店。大家都沒什麼身份不明之處，心裏坦然，但突然黑地里遇上這麼個李遠，焦憤之情，真不可以言語形容。車是那毫無情不返臉地當時就開走了，許多人擔憂來日旅程上意外的預算不敷。所謂身份重查是怎樣一個查法？如果公文旅行還要到濟南去調原案，像我的情形，那一天才得重見天日？這其間沒有什麼一陰謀一麼？還是單因為王耀武曾在壽張小卡子上被查獲，大家都想再網一條大魚以便邀功？而這些焦憤之情，又都有口不敢說，所以便鬧得焦上加焦，憤上添憤。

一夜沒有睡着。次日被解到平西縣城——離瓦廟口三十五里的呂家集。十九人的行李雇了兩個大車，花了兩萬元。早上都只吃火燒，沒吃茶，那些受過訓

的更惶怕到火燒都嚥不下喉。途中又因為六位女教員先生走不動，拖泥帶水地午後二時才到。一到就送入縣府，詳加檢查後把我們都登記在「犯人登記簿」上，不怕你不毛髮起慄！不過也有好處，登記後你這「犯人」就有飯吃了，不必自己再負責任了。之後，領到一個老百姓家裏，男女分居兩房。房裏無坑無床。地下兩邊鋪草，中間過路，我們十二個男犯從此就在這草上坐、臥、睡。草很薄，又很亂，證明昨夜前夜也曾有過過來人。飲水飯食由縣府送來。用水先由老百姓挑好。不許出門。買東西有人代跑。飯食每日兩頓，窩頭儘量吃，有鹽無油的大白菜湯儘量喝。

第二日還沒訊問。午後又來了五位，一房於是十八羅漢。

第二日（六日）先訊後來五位，之後就訊到我。訊得至詳至盡。籍貫要問到鄉間最小的地名，入學升學要問到哪年哪月。此外幾時來濟南，住何處，搬幾次家，辦事處組織法，營業狀況，各單位主管姓名，以及一九一、一九一後黃班長等來接收情形……等等，無不鑽心鑽肺且無一不詳細記錄！

夜間姓文的課長來訪，約五十歲的濰縣人。大談其土地政策及農村組織，歷二小時不倦。雖然談鋒和學識不及田劉二課長，態度的和婉則一。

七日後來五八中放了兩個，八日教員八人全走，全體訊問也告完畢。

九日早七時開飯，說今日大家都可以走。只被服廠的馬庫長因係高級官，應轉到「沙河專員公署」去處理。還有一劉某係解放區人，應送回家。於是大家

的通行證和我的移交冊相片等被一一交還。

當日趕七〇里路，下午三時到老平度縣城。十二人同行，二萬元雇、大車拉行李。伙鋪四〇〇〇元一頓的飯食，兩個饅頭，一碗白菜肉或雞蛋，隨選。又受了一次大檢查。之後，翌日十號才再雇馬車直往南村。路七〇里，十二人一車，價十五萬元。午後六時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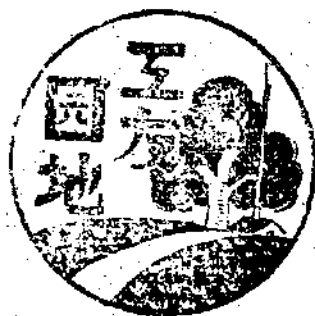
十一日飯後同去「公安局」提出通行證蓋戳，又到「工商部」檢查行李。檢查後才自由行動。行李少而輕的雇自行車，坐在車夫後面，我內行李有兩三件，雇一橡皮輪小車，由車夫推送到南泉。南村在藍村前面二〇里，南泉在藍村後面二〇里，略成三角形，故我沒經藍村。這道上有絡繹不絕的行人，都是青島和解放區間的單幫客。中有鋼骨水泥橋，未全炸斷，步行可以踏鋼條橫過。車則不成，必用苦力抬過河，每拾一千元。

這樣正午十二時就到南泉，就看到護軍了。護軍沒檢查也沒問；飯後一元二角內票價，乘火車就到了青島。——您問我還有什麼感想？一批在泰安一受訓一的同人還沒有回，留些待他們來報導吧。您寫累了，我也講膩了，總之，一切像做了一場夢！（續完）

更訂稿費

本刊稿費，茲經核准自十一月份起，改為每千字以金元券四、二、二、元、四等為基數，簡訊每則以金元券五角至一元為基數，乘當月份工資指數計算致酬。特此敬告。

本刊編委會啓



給工友的一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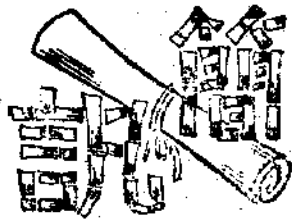
各位工友：
今天我要和
大家談幾句話
，在未說話以
前，我先向大
家敬禮。近兩

月以來，各種生活日用品已破價
，日漲數倍，而工友的薪金尚照一八
一九一限價開發，在此時期，各位工
友的實收不足維持生活。可是，一
忠厚深明大義的工友，還在強打精
神努力工作。這樣的耐心真使人敬
佩。而一般小人見識的工友，竟不顧
公司的困難及大家的幸福；存心不
良，意欲破壞大家的生計，起心在各
廠偷竊棉紗棉布，像這一類的工友
可謂是「害羣之馬」，爲了他一人的
利益，可能陷害數萬人的生計，忠
厚的工友們在此國亂民難的時期，
我們應當攜起手來保護我們的生計
，如果我們知道那一個工友思想不
良，有偷竊的行爲，我們應當以良
言相勸，我們要以正義來感化他；
使他變成一個好人，才不負我們禮
義興邦的爲人之道。第一我們要知道

道中紡公司的困難，現在雖然是每
星期而工一天，但在公司方面是十
分勉強，因爲原棉和煤的缺乏，及
原棉的成本過高。如果公司停工虧
累還少，而開工虧累更多，這是什
麼原因呢？就是織出的布定價不及
原棉的成本高，所以公司方面不願
意開工；而因見到各位工友的生活
無法維持，不忍坐視各位工友身臨
險境，而不得已才勉強開工；不願
一切的虧累來解決數萬工友的生活
。再者我們閉目思想，由十月至現
在公司配給了多少東西，現在已經
領到的，計有二桃細布拾碼，大雙
龍細布一疋，衛生衣一套，春秋衫
兩件，麵粉半袋，火油十五斤，以上
所領的東西不管公司是否扣錢，暫
且不論，如果拿到黑市去賣，試問
可以得到多少餘利，而且還有棉花
、生油及一切還未領到的，不久也
要發給我們，十月份又發給一月
的預借，十一月份起工資要照物價
的情形酌加發倍數，有以上種種
的好處，不能不說公司方面厚待我
們，我們應該知足，要拿出良心做

事，不可再有軌外的行爲。現在的
工友是比不上不足比下有餘，看看各
處逃來的難民，夜宿街頭，日日乞
討，終日奔跑不獲一飽，天已寒冷
，身無寸棉，令人見了是多麼可憐
，我們如果與難民相比，是不是要
有天地之別，只要中紡公司開工，
我們就有飯吃。希望各位工友安心
工作，改過自新，公司方面對於我
們的生活決有相當的辦法來解決。
如果大家執迷不悟，有過不改，長
此下去，分公司因損失過重，在必
要時恐有關廠的可能。如果真要關
廠，數萬工友的生活，何處能有着
落呢？勸告少數不良工友，痛改前
非，從新爲人，不要爲了私人的利
益，而害了大多數忠厚的好工友，
最後勸告大家，我們應當攜起手來
，協力同心，愛護公司，保護工廠
，一句總話，就是保護自己的生計。
以上所說的對或不對，希望各位批
評，最後敬祝
大家前途光明！

一小工人白
十一月十九日



股票停止出售

(分公司訊)：公司昨奉總公司函令：以奉董事會代電：准中央銀行函：各國警公司股票奉令自本年十一月八日起停止出售

，節查照等因。按自幣制改革，政府將公司改爲股份有限公司。全部財產劃爲八百萬股，每股一百元，以一百八十萬股交中央銀行發售，但兩三月以來，售出股票極爲有限，聞尙不及全部股票十分之四云。(光)

聯會研討改進生產

(又訊)：這一向因爲時局的動盪，人心不安，各廠生產效率日趨減低，公司對於此種現象，極爲焦慮，昨(二十四)日各廠聯席會議開會時，因而特別提出討論，結果研究三項辦法：(一)改進技術；(二)加強人事管理；(三)調整工運。並擬請楊副理隨時到各廠指導技術問題。至各廠廠長、工程師均須親自進工場，以便加緊生產管理工作，務希能恢復過去紗布出數之最高紀錄云。(光)

配售下腳花

(又訊)：公司爲徇工友之請求，決定配售工友每人三號破籽花八市斤，以爲縫製冬衣之用。現已彈製一部，但爲數甚少不够分配。昨經各廠聯席會議決定

，由各廠分別就所有下腳，利用停工期間自行彈製配售，每市斤核價爲金圓二圓。其不產下腳各廠，則分別向二五兩廠撥用云。(光)

總務課長易人

(又訊)：總務課課長周宮青與專員梁驚對調服務，已通函各單位，並報總公司備案云。(光)

省中學生參觀教學

(一廠訊)：山東省立青島臨時中學，爲增進師範生教學技能，印證所學教育理論起見，於本月二十日早八時，由該校教務主任李先生，率領師範部男女學生三十餘人，來一校參觀教學，到達時已上第一節課，由該校李校務主任歡迎接待，除對李先生承詢事項一一作答交換意見外，並請同學分組自動至各教室輪流參觀教學，女同學對唱遊一科似最感興趣，在一年級教室留連時間甚久；男同學對各種表冊牌示，亦留心觀摩，皆予本校師生一至佳之印象。參觀完畢，十一時半辭去，賓主咸表歡快云。(一校)

斷水未演貯水何急

(又訊)：一校校址在本廠工友宿舍院內，舍內人煙稠密，聲音嘈雜。爲學生課業計，早界有院牆，稍隔塵囂，學生遂在大圈圍內之小圈圍裏活動，尙易教

管。本月二十日以前，保公所通知住戶存貯三日用水，以備斷水演習，各戶奉命維謹，於早五時至晚九時，兩舍北會接水處皆擺成長蛇陣，依次接水，如馬路上領購配售麵粉火油之陣勢一般。而一部分學生家長，急不暇待，乃攔攔一動，轉移陣地，於下課後，競來校院，包圍龍頭，輒擲壺桶，滿載而歸，前呼後擁，往來不絕；小圈圍內之緊張畫面，乃爲之延續到夜晚，惟全市斷水演習迄未舉行，大家又不免有白忙一陣之悔云。(滙海)

舉行秋季運動會

(四廠訊)：本月二十日，本廠小學舉行秋季運動會，全體學生均穿制服參加；惟以天寒，將徑賽項目刪去，只有田賽，團體表演，個人技術表演等項，是日下午一時，大會開始，運動場上軍樂悠揚，掌聲迭起，各項表演俱極精彩，尤以五年級學生王澤福之屈膝跳繩，千變萬化，令人叫絕。畢永生之國術表演，身手靈活，行動敏捷，均博得掌聲不少。節目進行完畢，當即發表成績，並頒發優勝獎狀。四時許，於極端興奮熱烈之情況下，宣告閉會云。

問鼎青市籃球賽

(又訊)：本廠藍球隊向稱勁旅，馳譽島上，本年度公司廠際籃球賽優勝銀盃，亦由本廠保持，項以本市體育協會籌辦冬季籃球賽，該隊當即派員前往報名問鼎。日來各健兒皆秣馬勵兵，加緊練習，均冀待機大顯身手，榮奪錦標歸來云。